

惑年心影

丁启阵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惑年心影

HUO NIAN XIN YING

丁启阵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惑年心影/丁启阵著.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12
ISBN 7-81064-639-7

I. 惑… II. 丁…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183 号

惑年心影

HUO NIAN XIN YING

丁启阵 著

责任编辑 吴庸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cnu.cn

E-mail cnup@mail.cnu.edu.cn

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94 千

定 价 14.6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序

林中英

启阵先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执教,我身处南方的澳门编辑副刊,我们之间相识全因文字结缘。

1996年,启阵先生作为外援南来澳门理工学院语言暨翻译学校教学,工作之余写作,投稿于《澳门日报》副刊。未跟启阵见面的时候,光读文章,还以为他是个老先生,却原来是个面容白净的青年学者。这种想像与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全因为启阵的文章里沉淀着今天很难得的中国传统神色和姿态。启阵并非把自己关在象牙之塔里的人,当他放眼社会、品味人生、解说万象时,以其旧文学的学养,轻易地出入古今,谈古说今,古今对照。比如说到现代的夜晚生活,他拿李商隐、苏轼秉烛赏花,王粲、阮籍夜起抚琴,温庭筠枕上听梧桐雨,王子猷乘兴夜访戴安道的美事,对比今人不知风雅、营营役役,实在不懂生活的真味。比如说柳,他从小时候放牛时看到的陌头柳色,说到《诗经》里的柳,说到唐代韩翃“章台柳”的爱情故事……古代诗词的体验,文学佳话的精当引用,对历史回眸的深邃视点,使他的文章显得底气足,内涵厚。启阵文字得益于传统文学的浸润,笔下氤氲着的儒雅之气,在喧嚣浮躁的当世,犹如细细吹拂、叫人宁心醒脑的清风。

大概旧书读得多,受到熏陶,启阵自言为人处事受人诟病“书生

气”。由于世上有“官气、匪气、牛气、痞气、俗气、流气、杀气、臭气……”，启阵宁要“也许不免幼稚可笑，但仍不失去天真可爱”的书生气。耿介“书生”的启阵固能令人欣赏，另外，还有一个“农民”的启阵。启阵出身于农民家庭，性格里保留着农民的优良基因，“对于庄稼以及一切具有庄稼般朴实无华的品格的人和事物，我的心里总有一份说不清的挚爱不时地涌动”。在万花筒般的花花世界，这种心性尤其可爱，不附和庸俗，不趋同大流，自有其执缚、取舍的道理。启阵放过牛，种过田，虽上了大学，在城市住久了，但他心系处于穷山恶水中的农人们的万端辛劳和寂寞，当衣裤破旧、身躯佝偻、脚步趑趄的农人们闯入他的视野，使他本来可在火车上安闲地赏风景的心再也不能轻松起来。他的悲悯遍及耕牛。牛负轭耕耘，是农人们的好帮手好朋友，但文人为了雅趣，却制造了“牧童短笛”的绘画题材，令劳苦的牛在休闲时也要背负取乐的牧童不能休息。启阵连题材也看不顺眼，所以一位知名作家在临下乡前为欲效“牧童”而速学吹笛的行径怎不遭他的讪笑呢。有了对现实生活的真切认知，出于人文关怀以至于“牛道”关怀，启阵发出“牧歌式的田园生活，不过是诗人们虚构出来的童话”之言；讥笑牧童短笛题材是画家在追求病态美。谁要说启阵是幼稚可笑的书生！

教学之余，启阵写的是性情文章，没有煌煌道理，不随众人腔调，所写者自出灵窍，情趣盎然中又见理的精光。世人但爱“快活”，启阵舍弃“快活”原来的词意，来个逆向，偏提倡“慢活”，其可心的见解，怎不使备受速度所碾压、折磨的现代人举手赞成呢。我举的是双手！广东俗语有云：“执输行头，惨过败家”，因为输了速度，得到的结果比把家财散败了还要不堪。我们现在生存在一个极度竞争的世界里，占先机，便要抢速度，才能谋得发展、生存。我们不能不讲速度、比速度，由之，我们疲惫，我们胃溃疡，我们高血压，我们惶悚，我们抑郁，我们干枯，我们空洞……尽管我们（还包括启阵）不得不“快活”，但引启阵为知己，当慢时绝不要快，学得洒脱点儿，不要错过人生当看的风景，当品的滋味。

写于2003年12月20日凌晨

目次

2
字
篇

- | | |
|---------|--------|
| 打枪 (1) | 儒商 (6) |
| 钓·鱼 (2) | 说柳 (8) |
| 化西 (3) | 喜别 (9) |
| 曝懒 (5) | |

3
字
篇

- | | |
|----------|----------|
| 超市赞 (11) | 文人妻 (17) |
| 吃生鱼 (14) | 夜生活 (18) |
| 读书权 (15) | 组装人 (20) |

4
字
篇

- | | |
|--------------|-----------|
| 不写回归 (22) | 花草通灵 (41) |
| 沉浮之间 (23) | 晋游小感 (43) |
| 但行好事 (25) | 苦海莲花 (44) |
| 服饰漫谈 (27) | 老乡罗隐 (46) |
| 故乡札记 (28) | 留心笔下 (50) |
| 歪脖子松树 (28) | 慢活主义 (51) |
| 长满青草的池塘 (29) | 面对唐诗 (52) |
| 老宅边酣睡的猪 (31) | 民歌之旅 (55) |
| 圪桥 (33) | 谋生故事 (56) |
| 小山村 (34) | 牧童短笛 (58) |
| 大青石 (36) | 男人辛苦 (59) |
| 关闸随想 (37) | 逆话顺听 (61) |
| 何去何从 (39) | 泡菜博士 (62) |
| 合影题记 (40) | 乔迁之苦 (64) |

5字篇

- | | |
|-------------|------------|
| 人言可畏 (65) | 小园冬景 (84) |
| “上帝”与贼 (67) | 新疆归来 (85) |
| 生存能力 (69) | 以退为进 (87) |
| 收之诗隅 (70) | 引经据典 (89) |
| 淘气故事 (72) | 有冇搞错? (90) |
| 提起洛桑 (73) | 又见澳门 (91) |
| 调侃农民 (75) | 枣花礼赞 (93) |
| 文学佳话 (76) | 中年心事 (95) |
| 无性之忧 (78) | 走进澳门 (96) |
| 戏法新传 (80) | 祖宗光荣 (98) |
| 戏说戏说 (81) | 嘴之国度 (100) |
| 先前闷气 (83) | |

- | | |
|-------------|----------------|
| 北窗养花记 (102) | 朋友开书店 (120) |
| 放假的乐趣 (104) | 荣宝斋随想 (122) |
| 广告修辞术 (105) | 如何“学到老”? (123) |
| 国宴与国运 (108) | 我的陋室铭 (125) |
| 韩国人爬山 (109) | 消暑的办法 (126) |
| 汉城大学路 (111) | 秀才不出门 (外一篇) |
| 救活一棵草 (113) | (128) |
| 鲁迅的书账 (114) | 好人不长寿 (129) |
| 韩国具教授 (116) | 艺术与心境 (130) |
| 排队的风度 (118) | |

6字篇

- | | |
|----------------|----------------|
| 北京有沙尘暴 (132) | 酒、文人及其他 (142) |
| 标准语的选择 (134) | 韩国女子大学 (144) |
| 读书有什么用 (136) | 写文章的感觉 (146) |
| 韩国的“阿主妈” (137) | 养花草 知季节 (147) |
| 胡同里有什么? (139) | 夜读《争座位帖》 (148) |
| 回忆录·悔忆录 (142) | 一个人的一生 (150) |

7 字篇

- 爱哭的两位皇帝 (154) 三千宠爱在一身 (171)
不与人一般见识 (157) 圣人、美女和作家 (172)
好汉也提当年勇 (159) 我在汉城读盗书 (175)
名利与历史长河 (161) 续修〈沈氏族谱〉序
酷评家非你莫属 (163) (176)
女人的话信不得 (165) 学者：酒抑或女人？ (178)
女为悦己者不容 (167) 言语不通的生活 (180)
人在韩国说行路 (168) 这样追星值不值 (181)

8 字篇

- 澳门所见几件小事 (183) 女校民运的聋美人 (195)
带古风的异国小吃 (185) 市场机制繁荣政治 (197)
给歌词作者提个醒 (186) 送母亲一枚金戒指 (198)
韩国的传统与现代 (187) 我为什么喜欢雨天？
韩国的狂歌痛饮风 (189) (原名《雨天的享受》)
韩国人的良好感觉 (191) (199)
汉城仁寺洞古玩街 (193) “有机”时代终结了吗？
街檐下有个流浪汉 (194) (201)

9 字篇

- 韩国女子大学争民主 (205)
科学技术也是破坏力 (207)
难以令人信服的评价 (208)
人类文明的第一奇迹 (210)
杂文也不可信口雌黄 (212)

10 字篇 跋

- 古典诗词：凝固了的情思 (216)
假如鲁迅活到建国以后 (218)
谁来引导时尚比较好些？ (220)
(223)

2 字篇

打 枪

澳门日报 1997年6月9日

作文实在是很像打枪。

首先，打枪的目标有种种：假设的目标物，恶禽猛兽，凶敌顽匪，珍稀动物，善良民众，一句话，大千世界，宇宙万物，皆可成为枪口所指。写文章也是一样，吟风弄月，抨击黑暗，笔伐无辜，也是一句话，大千世界，宇宙万物，皆可成为笔尖所向。吟风弄月，固然无大碍，但往往亦无大用。倘若所吟弄之物之事细小琐碎到一定程度，就会像在街头游艺场花块儿八毛玩气枪打气球的游戏，迹近无聊。笔伐无辜，无异于拿笔之人堕落为黑道杀手，如果此等人身在官场，便成古语所言的刀笔吏，心险厚黑，面目可憎。抨击黑暗，自然是文章正道，但非舍生取义者不能为，不敢为，一般拿笔糊口的人，还是避一避为上策，此事终须真猎手。真猎手、恶狂徒，历来为数有限，所以文坛之上，无病呻吟之声每每俨然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司马相如《上林赋》）

其次，打什么枪、如何使用弹药，因人而异。有的人喜欢用手

枪，一弹击一物；有的人喜欢用机关枪，一扫一大片。写文章何尝不是如此呢？有的人用词如吝啬人用钱，恨不得一个子儿掰成两半花；有的人用词如竹筒倒豆子，一泻一大堆。我总认为，好的枪手是应该偏爱手枪的，一弹中一的（二鸟双雕更佳），弹无虚发，方显英雄本色。而使用机关枪者，样子是够威猛，派头是够奢豪，但不免让人觉着有些外强中干，自信不足。打枪总以击中目标为要义，不以耗去弹药多少定优劣。唐人杜牧论文主张“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兵卫”，他说：“……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答庄充书》）诚哉斯言！鲁迅之精警、海明威之简约，都是得射击家弹不虚发精神之精髓的；汉大赋之令人难以卒读，正是因其铺排过甚，袁子才讥其如字典，是并不过分的。

停笔一看，自己这篇小文，正如低劣枪手在玩机关枪，“嘟嘟嘟……”一阵漫天乱扫。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趁早打住，尚可节约不少弹药。

钓·鱼

澳门日报 1997年8月7日

世事常有巧合的：在办公室里，顺手从座位旁边书架上抽出一本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出版的《中国语文》（中学用第六册），随意翻看。先看的是第十二课，陈之藩的《钓胜于鱼》。文章里，旅美学人陈之藩博士以他清新洒脱的文字，表达了这样的意思：钓鱼的乐趣在于垂钓的过程，而不在于得鱼的结果。接着，信手翻到了第十五课，《词四首》，其中第一首是唐人张志和的《渔歌子》；课文前有一幅占满一页的画儿，画的便是这首词的词意。画中“青箬笠、绿蓑衣”的老翁正扬起手里的钓竿，鱼钩上正挂着一尾愣头愣

脑的鳊鱼。看画儿的意思，老翁正陶醉在他得鱼的欢乐中，画里的鱼也足有钓者的手掌一般大。——这幅画儿，跟陈之藩“钓胜于鱼”的观点，正好唱了一曲反调。

这很自然地引起了我的好奇：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鳊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张志和这一首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词应该怎样读，说得具体一点就是，第二句中的肥鳊鱼究竟是挂在鱼钩上的，还是游在水里的？显然，画画儿的人是作前一种理解的。

而我以为，作后一种理解较为贴切。理由有二：一、全词满篇是美景，西塞山、白鹭飞、桃花、流水、斜风、细雨，如果鱼在钩上，钓者是无暇顾及的；二、词人自号“烟波钓徒”，他钓的是一种隐逸生活，并非靠钓鱼活命的真渔翁，钓徒之意在烟波不在鱼也。画成鱼在钩上，鱼苦，钓者也不见得快乐，扫兴而已。

其实，以垂钓为乐也罢，以得鱼为乐也罢，我认为都是无可非议的，不过是生活追求不同而已：教授文人已有可靠的薪水可资度日，固然不妨作“钓胜于鱼”的雅论；穷愁渔翁除却以鱼换钱，别无薪米出处，眼巴巴指望着钩上有鱼，也是天经地义。假如一定要品出个境界高下的话，那么，渔翁望鱼我无话可说，教授文人的“钓胜于鱼”则颇有可商榷处：世间可供消遣之事甚多，钓而意不在鱼，迹近无聊不论，徒然杀死几条小生命，就多少有悖于“仁道”了。这样的钓，我以为还是“不钓胜于钓”。

化 西

澳门日报 1999 年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对外国进来的新事物是“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华盖集》补白

二)，果真如此。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依旧如此，江山已改，本性未移。这里有两个现成的例子。

一是台球（billiards）的引进。据说这台球在外国的时候，本是一项层次不算很低的运动。首先，场地就有一定讲究，至少是室内吧，较为集中的地方叫“弹子房”（billiards room）。上方悬一盏大罩子灯，洒下的柔和灯光正好照亮绿茵似的台面，红、黑、白各种标着号码的圆球排列在上边。一进门，就让人觉着这是一项带点神秘色彩的高雅娱乐。其次，参与这项活动的人，衣着上也有些讲究。整套的西装脱去外套，缎子面的马甲括出一段利索的上半身，领结更画龙点睛地使人显得一本正经、郑重其事。打起球来，握杆，定目标，选角度，用力一击，斗智斗准，尽在不言中，只听得见“的的”的石球相撞声。

这样一项运动，一传入中国就走了样：场地不一定在室内，露天也可以了，地面不平整，脚下垫点断砖碎瓦；阳光普照，罩子灯自可免去，入夜之后，扯根电线挂个灯泡，球是球茵是茵的，也不耽误玩；玩的人也决没有衣着上的要求，只要你走得出家门，管你长衣短打，光膀子赤脚，来者不拒；收费更是低廉到如同白玩，有贱到五毛钱一盘的。由于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很快就得到了推广。任是怎样的穷乡僻壤，也随处可见。偶尔看见已经毁坏了的台子被弃置在路边墙角，你也许会想起“沦落风尘”一类的说法。只有个别地方墙上写着“高尚娱乐，禁止赌博”字样，还能隐约透露出它原来的身世。

一是交际舞（ballroom dancing，或 social dancing）的引进。交际舞的引进，跟台球的引进，情形上有相似之处，也是从室内舞厅到露天广场乃至大街小巷，只要有个能够放得出舞曲的录音机，管它噪声多乐音少，自有一大批人合拍而舞；也是从衣着讲究到穿衣戴帽各随所好，夏天背心裤衩、冬天羽绒服大棉鞋，都是司空见惯。比起台球来，交际舞的改革更加彻底，可以说，华尔兹、狐步、探戈……不管它出身宫廷还是民间，如今在中国均已变成了城镇居民老少咸宜的健身运动。前两天看报，外国记者采访交际舞跳

得最热火朝天的河南省郑州市，有市民对交际舞之所以如此盛行作了如斯解释：“现在生活富裕了，我们需要娱乐！”

从前搞洋务运动的时候，面临如何摆放中西文化地位的问题；张之洞提出了著名的策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此曾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今天看来，恐怕不是张氏别出心裁发明了这理论，实在只是中国历来就有这一项本领：化西，即化西方的为中国的。与此相反的“西化”，则似乎还没有发生过。

曝 懒

澳门日报 2001年4月23日

小的时候母亲说我懒，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我懒，结婚之后妻子说我懒。在我的历史上不断地有人说我懒，我就想：我这懒的痼疾恐怕是无药可除的了。

但是，大约是念过中文系读过《论语》的缘故，心里颇向往孔夫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因此也不时作一点挣扎，时不时的鼓鼓劲做点事情。例如，鼓点小劲写几篇不咸不淡的小文章；有时候鼓的劲大一点，还能写出一篇两篇勉强可以称之为论文的东西；大概是天道也酬懒吧，回头一看，发现自己居然也曾写过三四本被人叫做书的玩意儿。不过，如果有人根据这些就断言我是一个勤快的人，窃喜过后，我还会衷心地坦白：不敢苟同。我的懒，我最清楚。虽然不至于懒到脖子上还挂着大半张饼子人却饿死了的那位前辈的水平，我懒的事迹实在是不少。

从小时候说起那是说不完的，就说现在吧，下班回家，沙发上一靠，双脚一跷，屁股仿佛长了磁铁、黏了世界上质量最好的万能胶，我能长此不起，由并不高明的各种电视节目牵着鼻子走。这期间，纵使心里焦急着若干须办的事，也下过几回站起来的决心，吊

桶似的七上八下闹个不停，但结果每每是：几个小时之后，我仍然稳稳的打坐在沙发上。这中间假如家里人希望我帮厨，我的脑子里就可能闪一下“人不吃饭也不饿该有多好”的念头，嘴上就会说出貌似体贴他人的话：“随便吃点东西就行了，不必太费事。”我因此获得了太座封赠的一个头衔：电视迷。依照前人“内圣外王”的句法，我是“内懒外迷”。小时候听母亲讲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很想学懒，就去拜访当地最有名的懒老师。到了老师家，这个学懒的人是倒退着进去的，老师就问他为什么那样走路，这学懒的人竟回答说这样他回去的时候就不用转身了。懒老师听后很惭愧，说：“你不用跟我学了，你已经超过我了。”母亲的用意一定是借这个故事讽刺懒人，教育我，可是我听后却十分佩服那个学懒的人的聪明。我怀疑，我的懒是于无意中得了某种真传。

我知我懒，我却没有糊涂到认为自己的懒奇货可居，恰恰相反，我常常因此羞赧，因此悔恨，因此自责。直到不久前看到我国古代一位文豪的一段话，我这才平生第一次为自己的懒感到一丝安慰。这位文豪就是《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吴承恩在《禹鼎志序》中说：“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所著传记，莫不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殆消尽，独此千数事（按指《西游记》中的故事）磊块尚存。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瞧，懒也没有耽误吴承恩他老人家写出流传千古的伟大作品。天下如我的懒人们，千万别气馁，我们还是有望的！

儒 商

中华读书报 1998年3月4日

最近乱看书，得知不少文人经商的轶事。远的不说，单是本世

纪二十年代，就有：新月派诗人开“云裳”服装店；俞平伯等六人合股卖信纸，三个铜板两张（见俞平伯《燕知草》“出卖信纸”一文）。其实，文人跟经商沾边，不自今日始。孔子也许没有经过商，但他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话，说明他也是动过心的。中国历史上文人经商的事，一定还有很多很多。

但是，文人跟经商的缘分是很有限的。文人经商鲜有成功者。新月派诗人的服装店、俞平伯等人的纸业，似乎都没有发财。常言道，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我想，秀才经商一百年也未必成。纵观古今中外，经商成功的都不是文人。陶朱公是一介武夫，比尔·盖茨大学都没念完，许多富豪榜几乎等于低学历名单。这倒不是说知识不是力量，有知识的人一定没有能力发财。问题在于，有点知识的人（当然包括文人了，他们从来喜欢以“君子”自许）脑子里往往塞着些于发财有碍的古训。例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固穷”，“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些古训，足以堵死全天下文人的财路。而那些没有多少知识的人，也就是“小人”，他们可能不受这些教条约束，他们不十分分辨道与不道、义与不义，他们有自己的好坏标准；他们也无须“固穷”，他们“穷斯滥矣”，滥者水多也，水为财，因此便财源滚滚。上帝转人，各有用处，这本不足怪。

事实上，文与商根本就是水与火的关系。文人又叫“儒”，儒者柔也，大概就是有一颗柔软的心的意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等等，就都是古人立下的这方面的标准。商者什么？我以为可有二解：其一，商者商也，就是跟人商量，让人家给他利润；其二，商者伤也，也就是损，损人利己的意思。二者合而为一，表面是跟人好言好脸，实质是想的只是赚钱。所以说，无商不奸。商的标准跟儒的标准正好唱个反调，己所不欲，偏施于人——这叫推销，己欲立（利）却不利人——这叫竞争！要推销，要竞争，当然也就会有一些人不择手段了。本来是好好的朋友，也许好到推心置腹、财货与共。一旦有人下海经商，你再找他帮忙，找他商借，多半就会得到“在商言商”四字箴言。可以说，文人一

旦下海，他就不可能仍然是文人，他已经是商人了，二者之间没有含糊地带。假如有人下海之后，还到处说自己是文人，那他就有问题表里不一了。

儒与商的关系，就是相互矛盾的关系，所以“儒商”一词是有问题的。

说 柳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年3月12日第7版文艺副刊

有许多植物曾经给我的童年带来过快乐。山间野生的小竹子细润柔韧，我们砍来做钓竿，配上尼龙线、敲针作成的钓钩，还有浮漂，我们就可以做烟波钓童了；苦楝树结了籽，成串的籽粒挂在树梢，成了我们玩弹弓的最好靶子，一石弹出，数籽迸飞，顿时让我们觉得自己就是神枪手了。从小生活在农村的我，这一类的乐事真是太多了。不过，这里我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另一种植物：柳树。

柳树给过我的快乐是多样的。春风吹拂，柳枝很快便冒出嫩芽，放出叶片。这个时候，我们就折了柳枝编帽子。最简单的，就编个圈儿，有意让它支棱出一些枝梢，戴在头上，俨然战争年代的侦察兵；复杂一点的，先编出圈儿，再在这上边竖着插上枝条，上部攒在一处，就成了一顶高帽，头上一戴，自己仿佛一下子长高了！同是高帽，制法又多种多样，高矮、圆尖，都能看出制作者的巧拙。制作柳笛，乐趣非同一般。首先，选一截光洁直溜的枝干，用小刀割皮不割骨地旋出准备做柳笛的那一截树皮，剥去柳枝较小一头的树皮；然后拿刀柄之类的东西，轻轻敲打柳枝，一边敲，一边念：“皮敲敲，骨敲敲，我要做柳叫（方言，即哨、笛）。”均匀地敲过一遍之后，用手一撸，柳皮就乖乖地从枝干较小一头滑出，

最后，将柳皮管较小一头顶端约一厘米长的外层青皮刮去，留下的内层白色韧皮，成了柳笛的舌。柳笛管的长短、大小不一样，吹出的声音也就有高低、清浊之别。我童年时，农村还搞人民公社。每到暑假，我们都要到生产队参加劳动，常常被生产队长派去放牛。因为天热，放牛的时候，躲在柳阴底下乘凉是常事。所以，在宋人杨万里的诗句“童子柳阴眠正熟，一牛吃过柳阴西”描写的画面中，我们做过主角。回想起来，颇为有趣，也颇为得意。

我国古代诗歌里，柳就更加不得了了。自从《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出，历代文人骚客，究竟有多少人歌咏过它，简直难以计数。“山好更宜馀积雪，水生看欲倒垂柳”，垂柳成了人们游春时必不可少的景物。在诗人的笔下，杨柳婀娜多姿，色香味形俱全，柳树成了美的化身，女性的代名词，爱情的见证。一个梦想着做贵夫人的闺中少妇，于“春日凝妆上翠楼”的时候，瞥见田野上杨柳枝头的新绿，竟然后悔怂恿丈夫去了边关“觅封侯”。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唐代韩翃有一个相好的艺姬柳氏，安史之乱爆发，二人奔散，柳氏出家为尼。韩翃让人捎信给她：“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怅惘和失落，很是令人同情。“柳”因其音近“留”，又成了人们珍惜友爱、临别缱绻的信物。在灞桥，在山亭，在水驿，随处可见人们折柳相赠，以表惜别之情。

童年的记忆，加上阅读古代诗歌的体验，使得我对柳树尤其是春天里的垂柳的喜爱不可移易。

亭 别

澳门日报 1997年7月20日

一个朋友心事重重地告诉我，他遇上了一个不该遇上的女人，